湧幢小品

十一　十二

イ5
88
6

門 曾 5 20
號 88
卷 6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十一

韻均 二則
雍政
鄧劉相似 二則
丁祭演禮
太學生分敘
好秀才
歷事
民生 二則
秦肩出入 三則
沙汰罷官
精鑒
天人
持舊制
停告考
免追廩
督學發策

[seal]

親行冠禮 二則　重敎職
不上名　奏彈靖遠
忤督學　不負心
書香窩　敎職入臺
執蓋護行　禦侮
材略　贈文
執正存厚　課士
天遣故人　直責主司
救難生子　肥香 二則
辭貢　兩歐陽
濬泮池　世俗溺人
掾令修志　擒盜
三不賓　公庭詩思
天下第一　自稱名 二則
枕内官　罰水
代罰　發槖
袖金　禁人試
賓劾　三司獄傳 二則

湧幢小品卷之十一

湖上朱國禎輯

韻均

五帝之學曰成均古無韻字韻即均也周人立太學兼五帝二代之名東學爲東序西學爲瞽宗北學爲上庠南學爲成均鶡冠子五音不同均可喜一也

大學國學漢晉時名也隋大業中更名國子監入

國朝因之

雍政

郭明龍爲南祭酒條陳雍政一欵眞可歎息疏云兩京國子監則辟雍也比 陛下之學也今天下府州縣學其大者生徒至一二千人而小者至七八百人至若二三百人而下則下縣窮鄉矣臣自受事以來在監諸 數僅六百一時縉紳詫以為多則往歲之寂寥可知也夫人才盛衰實關于國運隆替臣不意 陛下之學乃不得比於府州縣之學臣謹按往牒洪武四年 詔選府州縣諸生俊秀者入國子學得陳如奎等二千七百八十二人二十六年監生悦慈等八千一百二十四人永樂十九年監生方瑛等九千八百八十四人宣德四年監生程憲等四千八百九十三人正統十四年監生金聰等四千四百二十六人景泰五年監生黄夢麒等五千一百七十九人天順八年監生徐福等五千八百三十三人成化二年監生任蘭等六千二十人正德三年監生洪濡等一千三百二十六人嘉靖十九年監生徐甸等二千一百五

十一人及至今日寥寥如此非所以風四方示後
世世臣　請下禮官廣立科條大興學校夫納粟
納馬非　祖制也今未敢議減萬不敢議增也臣
初試士舉人僅五七人其文理優長考在前列者
盡選貢耳向非選貢一途太學幾無文字矣臣竊
歎天下府州縣學之士盡皆屬文而太學之士乃
半居寫倣又府州縣學之士不無以文理被黜而
來不無以行誼被黜而來與夫商賈之挾重貲者
遊士之纖厚藏者皆得入焉是古之太學諸侯進
其選士造士最優最上者貢之天子而今之太學
郡邑以其被訪被黜無文無行者納之辟雍良可
歎也郭去劉幼安代之余爲司業劉每歎曰成甚
國學朝庭設此騙局騙人幾兩銀子我為長兄為
副亦可羞也

鄧劉相似

幼安少豪爽登第後收斂一以鄧定宇先生以讚
為法定宇官南司成奉母龔以養後轉北少宰毋
悍跋涉先生不出龔歿未幾先生卒贈太宗伯諡

文潔幼安有毋羅官守次第幷贈謚與其學問大略相同豈天之並生奇人抑志至而天亦從之耶良不偶然矣

定宇先生為南司成蘇志乞一鄉紳書為先所用禮幣中有一詩扇受之則皆細剖名人真筆合粘而成者有某公至援使觀之嗟嘆不已先生笑曰賣斂贈與烈士即以與之其人喜過望而蘇士甚惋惜謂為暗投不見賞也

丁祭演禮

兩雍丁祭北因特遣肄于本監彝倫堂南肄于神樂觀皆道流執事

太學生分教

國初重太學北方初平選太學生為府州縣教官所至伺候若貴戚重臣其被選者多驕橫奴視吏民不為禮後徵還京師郡邑恐其入奏發已罪多賂以金錢至數百緡蓋上之所重必有偏勝處雖神聖當天亦無如之何後事聞多坐死者焰亦少息

好秀才

郭士淵台州人在國子諸生中以文名為祭酒甘所忌譖殺之 太祖覽其文恨恨曰好秀才都壞了追戮甘極慘

歴事

監生歴事起于天順時兵部尚書馬昂所題謂曹務機要上下疏牘關係不宜專委胥吏當擇監生文行明慎綜達時務俾專司繕錄因課功高其入銓當資詔下所司通行著為令

民生

近日民生納粟一途人輕之在庠士下遠甚考之羅圭峰七試有司不錄入貲北雍中解元會元人顧自立豈在小試利不利而俗人眼孔淺以此分別可笑

余同年生吳徽如諱正志宜興人天才絕世尊公安節先生丁丑進士為江西豐城令攜之任慮考試往復奔走過金陵入貲以去後中己丑進士同年秦湛宇尚明有氣槩來為令痛抑民生每形詞色凡編役不得免尺寸吳方建言歸頗不平一日

笑曰請自隗始為道本末秦駭然起謝過遂待民
生加等

秦屠出入

屠梓石義英寧國人督學湖中持法嚴竿牘俱絶
先任為秦鴻洲梁無錫人以太僕少卿調補最寬
青衿居間可以券取時有秦晉屠出之謠屠陞南
太常少卿萬曆初張江陵為政繩下急改為祭酒
治如督學時而周儆菴子義為司業周亦無錫人
和厚得士心時又有屠毒周旋之謠至形奏疏屠
尋轉太常卿
屠以乙丑年考我湖先君子與焉禎方九歲從入
郡中考之先夕盜發署前正先君子寓所次日出
題乃譬之小人二句先君因戰悸不能書書亦難
辨屠閱草稿批曰此有學識而書法乃爾必警干
盜者寘二等屠先生其殆聖乎外嚴而中實婉轉
能體人情

先生按湖時羣小望風搜諸生過失一生宿娼家
保甲爽昧兩擒抵署門無敢解者門閽攜以入保

甲大呼言狀先生佯為不見聞者理文書自如保
甲膝行漸前離兩槼可數丈先生瞬門役判其臂
曰放秀才去門役潛趨下引出保甲不知也既出
先生昂首曰秀才安在保甲回顧失之大驚不能
言與大杖三十荷校并娼逐出保甲倉皇語人曰
向殆執鬼諸生咸啞之而感先生曲全一酒色士
也士亦自懲卒以貢為敎官

沙汰罷官

趙鶴字叔明江都人督山東學政郡邑士汰其十
六又杖死訓導為諸生所訟勘明調覇州兵備敘
官而至于杖又至于死豈偶然耶抑酷刑耶可見
前代敎法之嚴如此至沙汰生員又不始于張江
陵矣趙詩文刻厲言言自作竒人竒人

精鑒

正統元年兩京設提學御史各省設僉事彭勗永
豐人往南直隸松江府應試取十五人華亭七人
或以為少請益之不許曰吾所取皆決科若是足
矣及秋榜出錢溥第一徐觀第三張恭第五所遺

者華亭二人耳其精鑒如此此後南畿督學最著
者毋若衡水楊宜與我浙江山之趙鏜楊拔瞿昆
湖趙拔申許王三相國鏜以僉都卒于家三相方
在朝分作墓誌傳表亦盛事也楊至總督侍郎

天人

李獻吉督學江西試士袁州畢嚴介溪來見時嚴
方讀書鈐山堂有盛名獻吉亦雅重之談次嚴偶
及其生文字曰此儘佳何不寘上等獻吉曰固也
為舉其詞自首至尾不遺一字且誦且問曰如此
可得上人否嚴駭服曰公天人也不敢復談文字
長短矣性高簡獨待士甚厚令勿謁上司行跪禮
故事五日一上察院聚揖至是亦廢遂與御史江
萬實忤互訐奏萬實謝病去而左布政鄭岳參政
吳廷舉與獻吉素有隙吉安知府劉喬尤甚皆以
侵官奏廷舉至棄職去獻吉亦累疏劾辯事下總
制陳金金以軍前多事不暇請以各奏詞併付巡
撫任漢及紀功給事中黎奭等勘理漢等顧慮不
能決於是給事中王爌言江西羣盜縱横之時各

官不能協濟時艱逞其私忿自相搏噬有傷風化乞特遣官究治乃命大理卿燕忠往會薊按之忠等奏岳喬贓有實跡夢陽欺凌僚屬挾制撫按皆宜罷黜廷舉論事過當擅離職任罪次之又劾金臨事托避漢中立不決萬實奏詞半誣布政使黃瓚按察使王秩僉事李淳等承勘遷延亦俱宜罪都察院議覆詔黜岳喬為民夢陽冠帶閒住奪廷舉俸一年瓚秩淳各半年金等俱宥之萬實後以考察去官而獻吉在事寧王陽禮重之請得陽春書院記後寧王敗遂以此陷獻吉林見素救之得免凡恣睢險薄之名加者無所不至至天啓元年始　賜謚　公論乃定

持舊制

孫世芳華容人以職方郎出督雲南學政為寛科條凡試士旣命題度不盡記者示以所由曰禀質由人擬詞由質苟不及此卽宿搆何為御史某欲合試諸應舉者持之曰非制約士以八月五日始集會城御史卒不得試其僚由左布政遷為都御

史撫滇遷之日勑諸司不得乘輿傳呼公曰制内
三品始得輿外三司輿非制也然都御史為布政
時業已先之且都御史輿四人耳今用八而以禁
人不輿是五十步笑百步走也其人為斂容謝

停告考

各省巡按于科試年大放告考自昔有之正德中
陳公鳳梧督湖廣山而學政上疏力爭乃得止其
巡按以民生送入學者拒之真一大快陳後至副
都御史泰和人 神宗初年我浙中亦有告考而
子年吳御史從憲收至千五百人中試者幾三十
人近年始題革而督學自以干請批送者甚多吾
友陳赤石大綬至盡黜之又一大快陳淳梁人

免追廩

舊制廩膳生員黜退者追食過廩米甚以為苦成
化九年北提學御史閻禹錫引考察黜官為北免
追從之

督學發策

席元山書為剡城令多善政後唐漁石龍至時召

父老沓而行之元山服其義遂相知重及元山以議大禮位宗伯與宰衡異同時龍督學陝西因鄉試發策論朋黨陳列大義以諷元山閱錄曰是策專箴大寮非唐提學不能作亟呼秦吏語曰爲我謝唐君謹受教矣元山牛裁甚峻此段屈己受善亦自難及然未知眞能受教否尋病命入閣卒不起則改之亦何及矣人生少壯時不克己從人消鎔氣質老而悔之眞是可惜

親行冠禮

葉良材崑山文莊公之曾孫也督學御史張鰲山以名臣之後親至學行冠禮而字之曰世德文莊之澤遠矣鰲山亦君子哉

嘉靖甲子安福鄒潁泉督山東學得邢知吾侗曰巽日當文名天下時邢年方十四召讀書省之司衡堂親行冠禮東方傳爲盛事

重敍職

國初最重敍職所司不許差遣敍生員必有登科合式者方敍陞或辭職得去官廣東博羅人林厚

字萬重以舉人歷四學職凡三十六年方允歸今
勤為定法積三四年一轉惟有氣力夤緣者上進
又進士得告改大郡副榜舉人得大州縣其擢尤
易尤速而貢途老死不自振益懈于教矣

不上名

陳賢叅政觀之弟永樂初徵入館修大典先後八
年為諸儒所重嘗獻平安南頌嘉禾頌孝感賦
上奇其才　朝廷建普度大齋詔百官欲追薦其先
者各上名禮部賢獨不上曰吾平生不佞釋子今
敢以徇君耶論者劾其違　詔不忠忘親不孝褒
為危之賢曰吾以此得罪復何恨有　旨置不問
歷清淮湖口南康教職方客京邸有邑子暴病往
視之已喑不能言筆數晌其橐已屬賢賢檢視橐
中裝且百金慰之曰得無念此乎錙銖弗致而家
者吾責也竟全歸之在南康嘗出江滸見一人病
攣為同舟者所棄舁歸學舍予飲食戒家人謹視
問其家知在嶺南移書久不報殯歛而瘞之

奏彈靖遠

正統十四年四川衛儒學訓導詹英言靖遠伯王
驥都督官聚等奉　命征思機發不體　上心惟
縱己欲行李二三百扛動役五六百人挾帶綵幣
等物密散都司官以邀厚利却敢故違　祖訓擅
用閹割之刑以進御為名實圖以用及至行師全
無紀律大軍一十五萬俱從一日起程蹂踐傷殘
畧不憫惜其運糧又不設法每軍運米六斗攤負
艱辛何以養銳以致有自謚而死者又指馱糧為
名派馮一千餘匹不知此馬何施又臨賊境金沙
江邊攻圍不克被盜殺死都指揮等官却將漁戶
解作生擒遂爾班師將地方分與木邦孟甸以敗
為功欺天顛賞昔唐南詔有警侍御史李宓將兵
七萬擊之兵敗楊國忠更以捷聞范祖禹引管子
之言曰君門遠於萬里言壅蔽之害深也　皇上
深居九重豈知此弊乞將驥聚執付法司明正其
罪先遣廉幹官沿途盤校各官行李以謝天人之
怒以快士卒之心疏下兵部會同三法司議遣御
史一員沿途直抵雲南同彼處巡按御史從公實

勘明確具聞　上以專任驥等征勦苗寇特原之
先是驥等奏捷　賜勅奬諭令還京尋晋驥勦貴
州蠻寇雖以土木之變得免刑書而加祿進封之
典賴以寢矣

忤督學

戴冠長洲人爲諸生高朗下視曹耦人多忌而非
毀之然卒莫有過者試必居首督學御史紹興人
以文章自負或譖曰戴秀才嗤宗師文御史怒將
黜之會罷官得止後以久次貢爲紹興訓導與御
史邂逅有言不相下他日御史歿其家譖云爲戴
敎官激怒以氣疾歿遂歸雖有志尚小時即上書
有司請查里中淫祠去之及壯益究心時事三原
王公以都御史撫江南特愛重每召見輒款語移
時聽其論議未嘗不俾歎知非經生也及貢至王
公已為吏部尚書見之驚曰爾尚舉子耶因問當
今切務條上數事大要以用賢為國家首務又勸
公不棄邇言不恃己見勿以嘗挫奪志其言謇諤
皆有所諷切在紹興時浙中海塘為患有韓參議

者從訪水利得失條上皆行之

不負心

俞繪滑州人少負意氣為父兄服里正役輸糧入海時有閩寇充民兵有斬艾功不自敘爲諸生舉于鄉赴京過沛沛令馮鄉人也貸十金既下第謁得歙縣訓導馮已歿矣遺金還其子珏珏以無券弗受繪曰貸金無券信我也若遂弗償非負汝父負心也汝父復生其謂我何爲文告其墓固與珏乃受廣西嘗聘典鄉試有以金賂取者賦詩慰遣之其人愧謝去任惠州過贛按察僉事陳公壯以卒送之道經南康卒謂尹曰過寘乃陳姻家也尹信之厚致贐辭曰吾非陳姻卒紿君矣憲廟時羅倫章懋以言被謫方在歙抗疏請以己官贖倫等衆天下壯之

書香窩

劉昂字孟頫祥符人性狷介與衆寡諧家貧績學勤苦成化間江浦張瑄巡撫河南聘為子師公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辭之提學副使天台陳公選

聞而嘉重饒魯齋遺書命生徒有器資者從之游以身為敎講究義理務使學者體而行之經指授者多為名士貢禮部授內丘訓導敎士不倦內艱起補棗強郡太守知其賢委攝邑篆政令清簡百姓安之日讀書堂上事至入能立辦弘治庚戌滿九載入京上崇守令重儒道二疏爲當道所沮遂歸歌曰職冷官微言語輕不如歸去結鷗盟林間睡起三竿日且與兒孫樂太平致仕歸築室扁曰書香窩日吟哦其中正德丁卯卒年七十二

敎職入臺

邵清字士廉江寧人弘治壬子鄉舉為江西德化敎諭典試咸自主斷交薦考上上選御史敎職擢臺臣自清始清在臺逢逆瑾之禍廷杖罰米瑾敗復官備兵左江賫表事竣歎曰可以歸矣居家蕭然寒士霍文敏深重之夫前朝敎職尚入西臺今并國學各堂俱寢不行闒茸日多人才愈下非一日矣可慨可慨

執菴護行

劉文靖之父名亮以貢為濱州澄城教官性嚴毅士皆畏而服之在濱病暑夜坐雨中諸生更執蓋立侍去澄城道梗諸生共推勇有力者護之與盜角不能近此雖公之教法而一時士風之厚亦可見矣

禦倭

唐欽堯嘉定人爲諸生有名好講論世務慷慨有大節貢入京倭奴犯境亟歸言于大吏權假邳盧兵爲援賊薄城下親仗劍登陴冒矢石一夕賊遶城三面鼓噪惟西南隅寂然疑之即躍馬往見賊方自林麓中逦迤出將濟河命連弩射之賊惶駭走竟解圍去先是城中無儲君以縣邊海上賊必首犯請易漕糧以銀奏留十萬粟以是城久圍而民以無恐時狼款兵被調城守出私財厚撫其豪長人人得其懽心以備倉卒可指麾

材略

黄暎莆田人僊遊訓導知縣王彝以二百金寄之雖所愛妾莫知也彝病亟先生呼其子來授之改

麗水時浙寇張甚衆推其材畧奉以捍賊卽加部
署諭以忠義衆感激效死鼓之而進賊奔北境土
以平陞廣元敎諭與僉事董應軫同時濟江董船
覆呼近岸諸小舟莫肯前曰是欲得財耳乃自取
囊中金分授之衆乃亂流而渡董獲免衆義之刻
石書其事

贈文

賀鈞盧陵人家嘗失火亟取累世神主奔出他一
無所問爲麗水令見官不能俯仰張羅峯方赴召
馳傳絡繹獨不一見改應天敎授日與諸生講學
必依於孝弟忠信贄儀悉却有強之受者則曰吾
聞諸生中某貧某病某不能婚葬若能助給之卽
惠我也他日諸生受助者來謝則大喜以爲古道
友誼今乃復見南宗伯渭崖霍公加敬禮贈以文
稱其詞不飾以屛僞禮不縟以崇質言不諂以自
立儀不炫以衷孚誠求自得而無外羨云一日出
城誤傳輿蹶落水士子傾城來逆則方坐池亭吟
詩相與奉之而入

執正存厚

陳芹應天府上元縣人爲崇仁教諭其令峻刑併徵衆大譁有二生員素有私憾遂揭于諸司誣以倡率鼓衆衆聽者不察臬下節提芹執不發奏記曰令奉朝命不能禁民無越志而謂倡自二生此理勢必無臺持三尺法繫以加之若拉朽耳芹司教事而坐視誣陷是不得其職則當去也若二生自以別情取戾則憲約自有二等簿在豈肯輕縱當道是之二生得免其一官教授一恩例冠帶皆善士也此弘治間事　先朝重儒官所用得人故敢與令抗當道亦雅信重今則唯唯曰可殺便殺之矣又有一教諭曰李登與芹同縣亦得崇仁有肆侮貧士者衆為白于令令有所私不懲遂積疑移怒于登揭于上官時令亦被它揭屬直指使者密委它官訪令事正登之親故也因為詳解得不罪人以問登登曰吾自分已矣今方熱中仕版吾安忍重傷其意人咸多之

課上

王士和字希節候官縣人正德丁卯舉人甲戌署錢塘教諭縣自弘治丙辰王獻登科未有進士幾二十年公萃諸生試之日課文一通親為改定盡月輒第而警策家故饒豐酒饌與諸士飲食如親子弟或貸與錢物不校諸生感奮凡二十年成進士者十五人連考鄉試晉繁昌令高郵知州調海州以優之棄官歸卒年六十

天遺故人

廖轅字鍾範崇仁縣人幼刻苦力學正德八年鄉薦署海鹽學事與同寅陳璿相友善璿莆人也敦行誼善詩文二人愛慕皆出肝膈公歷仕廣楚常修候於璿及謝事家居璿年已七十餘忽攜僕來訪相見對泣旋復忻慰居歲餘璿遘疾弗起公揮淚曰兄毋慮天遺故人終於吾手喪具當勉力圖之璿顧僕點頷而逝公為捐貲厚殮立主於家服朋友服爲喪主率子侄朝夕哭臨七日訃報璿子至則厚遣歸其柩

直責主司

李鳳祈州人嘉靖三年為象山司訓古貌古心博學能書内子雙聾愛禮有加其子得金于市麾使還其主坐齋舍中日肅諸生多所發明會主司恣睢任意士子少有忤者辱以非道出醜詆語鳳整冠捄髯直前厲聲曰大人為斯文宗主士子觀法何躁妄如此因言不可者三同列皆股栗主司氣奪從容步出閉門求歸畱之終不可得

救難生子

嘉靖十三年甲午陝西鄠縣王邦相者攜其幼子六兒往投巴縣劉主簿主簿王姊夫也至則不禮會劉亦失官歸王不得已乞與同舟又且病主簿恚之至潛江欲下諸水屢不得死乃推而棄諸路旁逸去父子匍伏行乞市中居無何父困子獨行乞閭乞于學諭任良幹所且告之故任哀之曰嗟乎吾不為計將父子同死誰為還鄉知若者遂館諸困處致醫藥館穀備至王病且死泣數行下公亦泣曰若無憂吾為若治後事歸若子乃買地葬立石焉收六兒于家與弟同臥起令學書報書于

王之族兄為順天府通判者無幾通判亦卒書未
達鄂而王氏以主簿獨歸意見殺訟起成獄則通
判之父為王翰林九思得遺書篋中六兒手模在
焉或疑書詐其母劉思子無死見之泣曰吾兒其
指鈇此當是也使次子持金至潜江取子當是時
任已行取赴京行時誡家人王氏來取子無留一
錢至則家盡却其金而厚遣之毋子得全主簿獄
亦解任後官申陽知州祖母尚無恙父母具存五
十後生子人以為有天道云

肥香

王良臣錢塘人名軒受業姚文敏公之門經術精
專以貢為松谿教諭時年五十無子棄去不赴陽
明先生為賦當年一詩家本饒中落晩年藝菊後
圃號曰肥香道人後有子曰元世其家學為休寧訓
導家復完年八十三卒肥香之名亦佳

正德中歙方肯堂司訓武湖門人吴御史巡按浙
中行部謁廟畢詣司訓齋執弟子禮如受業時方
平受不辭豪家行重賄脫重罪司訓怒斥去若兩

公者眞可以風矣

辭貢

許西溪岳安吉人嘉靖丙辰當貢入京以疾辭或問其故曰吾少壯不克致身於明時今老矣無能為也吾嘗勸友人某以恬退不吾聽卒齎恨以歿幽明之際吾何忍負且自言而自背人謂我何督學阮函峰高其志署牒云此生殆痼疾煙霞足媿世之沉湎榮寵競進不止者飭有司具冠帶禮幣旌之

兩歐陽

歐陽闓字崇勲泰和人文莊公之族兄也從王文成游宸濠有異志進曰以時事論將有漢七國之變計將安出三問文成不應而密詔之曰書生何容易譚天下事可讀易洗心一句沉思有悟兼長詩賦童庶子童之語人曰歐陽生理學之由賜詞賦之左宋也久資為林邑訓凡五歲滁州學正與其鄉先生胡莊肅公深相結滁人號曰歐陽家又一醉翁矣久之拂衣歸子況字曰方博極羣書為

文敏而贍尤工四六亦以明經貢如京師例入太學同舍某病調護盡力没則棺斂某子以謁選稱貸昇之數百金無何卒於官馳往伏哭其子謂收責也色彌戚公收淚言曰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吾鄉者過于一哀而出涕豈有恨耶急取券付之曰事有不可知若父方仕而忽然吾奈何能長有此也遠近傳誦其義

海徵

程文恭休寧人為邑諸生介然特立有所不可義形於色邑令李遇難郡大夫嫁禍於余孝廉璉侍御史行縣問諸生皆不敢對獨前盛言枉狀辭氣俱奮事遂解學使稍更張不厭衆心具言其不可得止為西安訓導擢遼東海州衛教授以夢渡海作破海詩曰日月乾坤鏡波濤魚鼈家攬觀窮宇宙指顧判夷華遼負海此豈其徵也尋告歸年九十卒

奇中

楊松字孟岳建寧人正德中貢士授廣州府訓導

毋喪歸貧甚莫自存也乃時時自謂宇宙道義場
中不會饑餓倒人服闋復授廣之香山香山僻在
海隅士習樂游衍躭身利松謂之曰陳公甫非汝
鄉邑偉儒乎彼其一孝廉倡道白沙崛起南服至
今江門煙水白龍池之風月揭揭如在同時握鼎
爵持衡樞者今安在也而況如諸生者樂游衍躭
身利哉學士黄佐為諸生時貧甚松却其贄重遺
贈之佐父善星曆多奇中而松謂之曰子占人多
中柰以文占汝子亦奇中如子矣佐果以其年魁

多士

胎色

蔡黄卷晉江人字干省故名黄圜生時胎衣色黄
故父以命之後學使為改曰黄卷精易學嘉靖中
貢授雎州訓導督學置優劣二籍卷持不署曰所
名劣士非劣也貧也其不顧吾黨有此名柳平原
獨無何害轉汝陽教諭識趙賢孔惟德於諸生中
其後賢至南京吏部尚書而惟德來為郡大守卷
不往賀惟德率同官來拜乃出見其後率以朔望

率同官省候至則二破竹胡床而已守請卷各用其一侍坐而丞判推官竝列坐破小竹凳惟德或時客問曰吾師有以示之蓋望其為邑子請者卷曰願公愛民如子于願足矣不知其它盜陷永寧城指揮某當連坐重辟惟德來問卷曰法不可貸也而情則亟政弛久矣事起倉卒一庸弁其安能支指揮竟得生後聞其故齎百金為壽怫然辭却曰吾何與吾何與仕終唐府敎授雎汝兩地並祀之學宮

濬泮池

翁輿賢尚書正春之父也以貢歷金山衛學職陞兩淮運判不赴在金山武弁處文盛軏已為木將軍闌弓射文廟甚者毀棄聖像為厭術公翁素究青烏家言捐俸濬泮池得木將軍聖像于污泥中未幾諸生張翼軫李凌雲徐光啓相次登第光啓中解元有名

世俗溺人

劉志字景仁順天人通經史為近體詩有警句性

謹朴言若不能出口每論禮必以朱子家禮為的為某國公府教書訓導欲遷其嫡母之墓而以生母配葬請具奏草志力折之某公殭焉志曰以若所為非獨禮悖且不免于法某公乃賂他訓導錢賙者草疏以進　英廟震怒責某公所為謀者枷暄于市人皆服志之有識又嘗勸某公毀銅佛以鑄器某公不肯殭之乃從後志年未五十得奇瘍被面以死人指以為毀佛之報嗟乎志所存一也幸而免于禍則服以為是不幸而得疾以死則指以為非世俗之溺人如此哉今異端之説愈久益熾殆無以易天下如志者尚可得哉

椽令修志

郭南字世南勤人以邑椽起家初為吳江典史築長橋有功遷常熟簿尋擢令時推能吏虞山出軟栗甚肥美民摘以獻南食而甘之乃令悉伐其樹并絶其種曰後必有以是進奉病吾民者南自須博雅修邑志人頗訾之滿九載歸

摘盗

張汸驟陝西涇陽縣人以掾吏為眉州判官署嘉定州大盜入劫庫自呼壯卒健。格鬭甚力盜引僕去至明偵其竄伏蠻洞深入擒之皆盡先在司農辦事庚戌虜警在事者計無所出以問掾應對如流倚以集事嗟乎世間人才阨異途沉下僚者豈少哉掾雖不顯而壽八十一子問達官尚書天固有以優之矣

三不寶

郭文通慶都人嘉靖末以掾為碣石衛經歷時征賊伍端諸將皆敗獨文通大開城門使卒環侍持滿以待動賊熟視不敢動尋遁去居民賴之後屢討賊有功擢至肇慶府同知嘗語人曰吾有三不寶官也錢也命也嗟乎不寶官高士也不寶錢清士也至不寶命則忠孝大節皆從此出此聖賢豪傑詎易及哉

公庭詩思

吴孟謙莆田人為府小吏性峻潔容止端嚴弘治三年為順德丞民供折薪錢歎曰丞何功受此番

爲後山之役轉餉久多浥損自以俸償卒于官鄒
立齋時謫吏目誄之曰居裳蕭疎君貌嵔嶇公庭
如寺詩思如水

天下第一

鄔尚達福清人少剛介就掾執役藩司以潔廉無
害除得仕丘尉執法不撓邑人大學士李文康嘗
語諸部使曰吾邑尉賢者凜有司直風惜位卑耳
憂歸除補雩都復為王文成所賞識有天下第一
之譽轉太冶主簿故苗地長吏多不樂往代行令
事多方撫恤盡卻例金錙銖無所取至饔飧不給
部民有餽白粲者嚴卻之民苦請非敢溷公不忍
公貧耳公曰我貧尚有祿爾毋慮也歲荒邑多逋
賦坐奪俸民聞更相責讓曰吾簿無俸不餒死耶
為日夜輸納課吏以最任久不調力告歸邑人追
送數百里號泣載道為祠祀之郡守吳希賢贈以
詩曰十年作簿貧如洗不改生平一寸丹抵家貧
甚所居災短褐敝縕俱盡族人有為河源尉者積
金錢巨萬以衣一襲遺之不受卒饑寒寄寓以死

臨沒謂二子曰吾作官二十年無分寸遺子孫愼
毋假貸治亟累沙其族以掾史興者甚衆獨公最
清白人謂有陶靖節風臺山先生其姻也感慨書
一聯贈云濱海村落許多此處見衣冠家文物吾
鄉縉紳無數惟君是清白吏子孫
自稱名
黃清上饒人起吏員清勤積官嘉興同知加四品
服俸築海塘有功後以運同治高寳河堤積勞死
于寳應之寧國寺蓋上官忌而擠之水以沒也至
不能歛以病卒聞贈卹有加黃伉直與人言必自
稱名至今嘉興人猶能言之
清在寳應築土石二隄支河工銀四萬餘兩錙銖
磨算上下皆不得欺冒嫉之甚脅己積勞得嘔血
病水次謁所司令人密促其板墜下救起死矣尋
復甦扶入城凡二百氣絶蓋萬曆七年六月初二
日也年僅五十八奏聞有良工苦心難以名言之
語管理海塘採石我湖先祖月溪府君親受役見
清徒步出入慰勞夫匠備極勤苦運石甲首自危

酒勞之無絲毫它費人人感激府君部下一人逸為盜事發逮捕獨移文昭雪得免即家立碑祀之後聞變致祭哭三日初亦不知何許人嘉興題名記亦不載蓋惡而削去之也後江右一士子談及始知為上饒人今其子孫不知何如清官之後多不振劉司空元瑞其一也天道信不可知然吾亦未見貪者厚積世世受用總只各據所見各就得意處行去不必相笑相訾議也

批内官

蕭景腆晉江人以逸援定遠尉定遠經大盜殘蹂之後百姓流離景腆與令弔死問孤修城鑿池身先畚挿以憂去服除補長洲時織造太監張志聰恣睢横索長洲令郭波持法拄之志聰忿甚誣令撓御造龍衣執而倒曳之車後景腆聞領所部弓兵奪追直前手批志聰落其帽市民從旁觀者盡為景腆張氣桪屋飛瓦群擲志聰志聰阻折去竟奪令歸志聰還訴 世廟有旨械下詔獄時令已先擢入為工部主事亦與景腆並下鎮撫司拷訊

廷臣壯其義會疏救之令落五級而景腆仍調尉
永從吳廷舉巡撫吳中爲景腆立仗義英風之碑
碑於長洲之縣門孫騰鳳舉進士官運使

罰

田濡尤溪人正德間以椽授虔州衛經歷剛毅持
重武廟南巡逆彬檄諸衛以遠金二書進衛無
以應擬醵金軍士以貨使者濡獨不肯且上記言
書籍宜問諸學宮衛所不過軍畧若文冊而已無
從取諱彬怒將逮捕太監張永呵曰安用此极在
國子監乃索諸海濵耶衆大懽笑助之聲徹御
幄武皇訊得其故亦笑曰江平虜此箭射不着
當罰水二碗諸内侍以水灌之江淋漓免冠撟之
走出自此喪氣濡後遭繼母喪徒步歸踁腫血流
葬廬墓側以哀瘠終

代罰

王蕖寧夏人吏員爲保定府知事武皇南巡過
之巡撫伍符設醮符素洪於飲上聞召與拈鬮
賭大觥偶不勝甚愠連罰符數觥潦 匍匐階前

上大笑蘖直前奏曰符老不任罰臣蘖請代　上睨
而問曰汝小官能勝幾許對曰不敢　天子遠過
撫臣　上拍手笑手大觥賜者三執壺者將復注
上曰止不要採它這蠻子會賺我酒喫着扶他去
符出謝曰今日微君幾殆欲薦之曰是薦酒也觀
聽不雅人且議我後卒辭之

發槖

陳景彌莆田人弘治間省祭先後上疏十餘皆切
時政後授潮州衛知事署海陽饒平二縣愛惜民
財不為勢屈有給事中以使事過里譸貨以厭卒
衛卒發其槖送其贓物于府庫時論壯之

袖金

曾仍興化人爲藩臬從事以待次銓曹時郡守林
慈邑令張朝博士黃暹相繼客死於京悉爲之經
紀博士病且革囊三十餘金置仍袖中曰奴輩非
所托幸藏諸時無復與聞者仍虞外洩告歸授其
子曰此先人屬纊時寄也物論高之鄉人林學士
文語同列曰掾行乃爾吾儒庸有弗及者遂與定

交後官小鹿巡檢竟棄去

禁入試

太祖開科取士以吏員心術已壞不許入試然在建文時張祖之識力義氣即士人中不可多得見後此獨非洪武中人才耶何絕之太甚如此蓋當元末法度廢弛土豪奸僧相比為惡皆此輩為之耳目左右故恨甚且用重典懲其不法者一意興學校敎士其俗頓改并吏與其子弟之納名者頗恂恂自愛先朝名臣就中擇而敘之有取科第以去而其餘入仕者儘有可觀如十二椽吏傳亦可矯矯挨扳類中也竊恐 太祖在今日亦當開禁而惟書算一途最為弊藪各縣戶房窟宂不可問或增派或侵匿或那移國課民膏暗損靡有紀極甚者把持官長代送苞苴吏不過拱手聽其指揮飲餘滴即萬幸頓肖滿期出門而此輩積數十年互相首尾互相授受根株牽連吏禮兵三部尤甚 太祖見此不知又設何法以治余謂縣官能治此即稱卓異部官治此即忠良當大用矣

實効

張祖惠安人建文時以憲史入部考入格留為吏部吏其時建文君方與方孝儒輩講求治古經濟之事多變章奏　太祖舊章下吏部旁午祖為尚書張紞所信愛密言於紞曰　高皇帝起布衣有天下立法創制規模遠矣紛然更改未必勝前徒滋人口願我公重之夫為治亦顧實効何如耳紞深然之而奪於羣議是時添設京衛知事一員佐經歷理刑名　詔吏部選可者紞曰無逾祖矣授留守知事　文皇即位除罷建文所置官出祖為湖州安吉丞居九年有治績方紞被讁自經昇尸歸屬吏無敢往視祖日經理其殯殯畢哭奠去

三司獄傳　董見龍集

吾閩蓋有三司獄云其一為孫一謙一謙者温麻人也萬曆戊子己丑間為南都官司獄能不以獄為利於囚甚有恩故事重囚米日一升率為獄卒盜去飯以不給又散時強弱不均至有不得食者即頌繫囚初入獄獄卒驅之濕穢地索錢不得錢

不與燥地不通飲食而官因以為市一謙知之一
切嚴禁手創一秤秤米計飯日以卯已時持秤按
籍以次分給食甚均又時時視囚衣獘為浣濯補
葺令完善視輕繫之尤餓者予囚飯之半因得不
死獄卒無敢名一錢者每曹郎視獄問囚有苦欲
言者平皆對曰幸甚孫君衣食我是時少司馬王
公用汲聞其事以告郎中蔡獻臣久之大司寇就
李陸公光祖少司寇瑯琊王公世貞皆加歎異欲
為之地而一謙　滿三載考轉靈山吏　去矣王
司寇贈以詩曰青衫白馬帝城西祖道無人日
低猶有若盧方畝地赭衣能作數行啼蓋紀實也
蔡獻臣亦以一謙廉而才而遷轉非其道作文慰
勉之一謙竟不之官徑歸歸至番湖舟中恍然見
有請為某地主者與之應答妻子駭之不數日遂
卒其後十餘年有同邑陳繼源繼源為大勝關大
使關上人皆發大使不貫我錢及遷温州司獄窮
老矣亦却例金太守蔣光彥閩人也令兼攝外獄
外獄者諸縣輕繫待讞於府者也繼源固辭請屬

之倉守曰此非司獄職乎繼源應曰某未任時此獄屬之倉安得盡司獄職乎蔣守笑而罷之及満歸至不能供饘粥依老僕以居予深憐敬之又聞其為小吏上計都門特同邑有孫胥者從事京兆府中為主庫日盜金錢事覺見繼源泣曰吾命在旦夕若能救我乎指其舍壁曰此中皆金錢以此救我未幾入詔獄繼源盡其金以救孫胥得問遣出獄不死矣而繼源貧甚不自為德也繼源與孫一謙同里相去二十年並以掾吏著名繼源今尚鑊鑠無恙

又有閩縣蘇夢暘以歲之丙午來司南都官獄謁予予以一謙事告之夢暘心動至獄問一謙所為一老卒曰孫君則善矣然官竟何如夢暘曰善則善矣何官之云於是盡舉一謙所為踵行之而益戢獄卒不使患苦諸囚又恐其夜虐之而莫之知也則監置一鑼令曰有虐囚者同監鳴此不鳴者與同罪於是獄中肅然其他践更稽察撫恤病苦法甚備郎中沈琉嘗指獄户語曰此故生地獄也

蘇司獄去吾不敢繫人矣舊時囚有死而無為收瘞者牽置竇中群犬恣食之夢暘惻然適料囚米有餘卽白視獄諸曹郎請為櫝以待死者諸曹郎大是之相牽白中丞丁公寘丁公時視秋官篆聞之喜益發衣緊諸物令夢暘給施諸囚未幾轉粵東守禦吏目丁公太息曰吾署司寇惟有王郎中紹先及蘇司獄耳惜也紹先死而司獄又遠遷於是特奬夢暘資遣之甚厚予語夢暘曰幸矣子之遷也王郎中何如人是萬曆十九年所舉天下清苦以風百僚者卽吾莫敢望今丁公以子並稱不其榮乎夢暘曰某則何敢當雖然某聞念經作佛者不為福田吏目何病某行矣於是跳身之粵夢暘年三十餘未有子以司獄俸簿不携家其為吏目亦然蓋有志者也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十二

兵制　京營
清軍　家丁
民壯二則　土兵
調兵二則　背水陣
多多益善　詞林談兵
塘報　三軍
士戲　敗將弛法
射禮三不入　兵器四則

火器 四則
陣法戰法
步騎射
僧慧開弓
紙鎧綿甲 二則
甲冑密法
疋杖 三則
族刑
木丸塞口
申文鬼殺
伏氣
革鞭夾錢
刑人而笑
鸚鵡墮地
神斷 五則
增官壽
少年編發
非法用刑
門客義男
神示伲吭
雪冤解獄
馮小二
同宗二獄
斷朱英
嗚咽聲
支解不孝子
二主事得罪
爭田
寢大獄
鬼撓搏頞
雪白 二則

湧幢小品卷之十二

湖上朱國禎輯

兵制

神農以石為兵黃帝以木為兵蚩尤以銅鐵為兵揮於作弓夷牟作矢湯築五庫藏五兵秦孝公以戰獲首功多寡授爵秦二世發閭左民戍邊漢惠帝令戍卒歲更武帝置八校尉五屬國宣帝募佽飛射士初置屯衛屯田後魏作府兵後周置十二衛兵隋置軍器監始募民為驍果唐玄宗募兵宿

衛募丁壯實邊昭宣帝文民面為軍五代 晉籍鄉
兵 國初立大都督府洪武十三年分中左右前
後五都督府而衛所則立于元年有京衛外衛之
分親軍十二衛不在京衛之列中都河南山東大
寧有入衛班軍 文皇就中摘出北征分為五軍
歸則團操號曰京營大率五千六百人為一衛一
千百二十人為一千户所一百二十人為一百一
户所其官增設無定員召募始于正統己巳踵于
嘉靖庚戌征倭處州兵河南毛葫蘆山東搶手皆
募兵也兩廣用土兵洪武初已然後四川雲貴亦
如之在制馭何如大征居其十八

京營

徐文貞謂京營兵世世有月糧暇時又營生事不
調從征平時 郊祭上 陵拱衛 車駕軍容甚
盛當閑操時如法訓練萬一如庚戌有警登埤自
不乏人正不必責之臨陣此如大家世族多義孫
一旦呼之可壯顏色若邊陲如戚將軍練薊兵勝
略固自有在此言切中京營肯綮若欲練以從戎

捍敵是以小兒夜半格大盜其安能抗人家禦盜不別尋壯丁而責豢僕與二三童子曰討而訓之何益

清軍

余年十四五為隆慶庚午辛未間見清軍御史至搜剔操切民間騷然每圖甲有充軍一名里長解去給一帖為據赴縣掛號御史至據號徵帖先考心齋府君藏其二先祖月溪府君忘之久矣諸甲長都忘失無存者比御史至莫不皇懼先府君以帖上乃得免先祖喜若更生其餘死挫楚者無算後見楊襄毅公集以邊患需防一御史主此說行之二年無所得遂罷後讀楊文貞公傳條陳清軍一件謂南北不相習以極北往極南極南往橫北是驅之死因引祖制除逃軍仍舊其餘軍丁各就近衛服役因會議今夜清出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北直隸軍丁皆發甘肅寧夏延安大同宣府遼東諸處雲貴兩廣四川湖廣江福浙江南直隸皆發附近省分及邊海衛待補足其缺塡腹裏之缺允

之天下稱便余謂今之犯罪遣戍者亦只發之本府縣相近衛所使武弁拘管屯田則惡人束手受制流官軍職皆得治之又免僉解纏累之苦嘗見僉解有民壯有里長號曰長解又買軍妻費可百金而猾者勾吏書經年不行在在索詐弊不可言且原有妻者索直另買到彼處掛號食糧逃歸則糧係彼處冒支公私皆受損可惜可惜

家丁

唐劉約自天平徙宣武暴死家僮五百無所仰衣食思亂盡鈞摘之乃定此家僮即家丁也隋張須陀有羅士信王君皃有李左車善戰乃家丁所自始

民壯

民壯之設亦在軍民間最為得用　國朝盛于王陽明在宋謂之白艻子

弘治間令州縣選民壯先是天順初令召募民壯鞍馬器械悉從官給本戶有糧與免五石仍免戶丁二丁以資供給如有事故不許勾丁至是令州

縣選取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精壯之人州縣七八百里者每里僉二名五百里者每里僉三名三百里者每里四名一百里以上者每里五名春夏秋每月操二次至冬操二歇三遇警調集官給行糧

土兵

其法起於宋所謂陝西義勇刺為兵者是也然唐藩鎮與漢郡國所用獨非此類乎國初胡深在縉雲當元末盜起慨然謂其友人曰軍旅錢糧皆民出也而今日之民其困已甚遂請于上令有田者米十石出一人為兵而就食之以一郡計之米二十萬石當得精兵二萬人軍無遠戍之勞官無養兵之費而二十萬之糧固在也行之數年便所在兵強而財阜此制最善然胡元法度寬縱又當擾攘特故可行且不獨深有此言章溢父子兄弟固已親行之矣成化二年用陝西撫臣盧祥之言選民丁之壯者編成什伍號為土兵原僉民壯亦入其中量加優恤凡得二萬人時毛里孩方彊盛

窺邊憚之不敢深入　世宗庚戌以後建議欲練
薊卒而不及土兵終無成功王思質以此受禍唐
荊川以此受謗今邊方有事處處搖動未知此制
可行否

調兵

調之說凡二一調邊兵一調土司兵邊兵起於正
德六年流賊猖獗允兵部尚書何鑑之奏調宣府
延綏奇遊兵五千五百至涿州聽總督官調遣尋
益以遼東大同二枝數數追賊敗之事漸平提督
仇鉞言邊軍久勞風土不宜人馬俱病請量畱三
之一部覆從之延綏軍取道徑還遼東宣大軍過
京犒勞後至京　上方好武事遂留不遣并保定
兵亦召入尋命京軍邊軍互調出入大臣爭之不
聽然京軍終不出而四鎮士馬團操大內號外四
家其軍馮依威寵人皆畏而避之至　上晏駕乃
始散歸　世宗時虜儆各邊互調而調守薊州者
尤多　神宗二十年前邊上安堵免調比征寧夏
征播征倭悉借邊兵東西萬里騷然煩動矣

土司惟川湖雲貴兩廣有之然止用於本省若隣省未嘗上中原一步也亦流賊時徵入用之有功嘉靖間南倭北虜無不資之且倚為重如湖廣土兵永順為上彭翼南保靖次之彭藎臣其兵甚強近嘗調三千人後調六千此在官之數也實私加一倍共一萬二千人其陣法每司立二十四旗頭每旗一人居前其次三人橫列為第二重又其次五人橫列為三重又其次七人橫列為第四重又其次七人橫列為五重其餘皆置後歎吁助陣如在前者敗績則第二重居中者進補兩翼亦然勝負以五重為限若五重而皆敗則餘無望矣每旗一十六人二十四旗共三百八十四人皆精選之兵也其調法初檄所屬照丁揀選宣慰籲天祭以白牛牛首置几上銀副之下令曰多士中有敢死衝鋒者收此銀啖此牛勇者報名彙而收之更盟誓而食之即各旗頭標下十六人是也節制甚嚴止許擊刺不許割首違者與退縮者皆斬故所戰有功但沿途苦剽剠因調來者非止一枝有過得相推

委故也其他若安若岑若奢大約相同餘瑣瑣不足道

土司兵近年官數亦調至萬矣其實彊者亦不甚多乃官則增之以張聲勢而彼亦願增以徼糧餉賞賜本司不足則借之他司又或收集地棍為助而中國亡命與不得志流落者投之如鶩漸多漸黠漸横漸不可制而我軍實又益虛此西南之大患也且如號物之數曰萬女直兵滿萬不可敵蓋言精也匪獨女直即南方號稱傀弱兵滿萬而精其可敵乎更下一轉語女直精兵滿萬而將非阿骨打等其可勝乎譚者襲口吻而不究實際往往如此

背水陣

兵法曰置之死地而後生人人能言之又必引韓信背水陣以實之是矣却其中有緊要六子讀者全然不講可笑六字者何曰殊死戰不可敗是也此最用兵得力處所謂人之命根屋之棟柱而太史公文章妙處亦在於此若舍此不去著實講究

而徒曰我欲云云卽十萬二十萬置之死地圍而屠之如羊豕豕然豈不可憐其又何益再有進焉水上軍不可敗亦全賴間道赤幟二千人得此一著方纔收功不然水上軍抵定亦濟得甚事此絕世神謀閎計出九天潛九淵者所為而人乃彌以資口角可乎

多多益善

此四字惟韓淮陰自道是實話其曰陛下不過將十萬猶是君臣間體面話頭奉承幾分而下亟足之曰天授非人力大意可見蓋帝王與臣下不同自當別論此後在唐惟李靖至我　明惟中山王可以當此靖知幾能事唐太宗中山間道能事我
太祖然為靖易為中山難其氣象自然有別而靖之氣象又勝於淮陰所以然者淮陰自是天人然當秦末焚書之後流落奔走衣食決無學問工夫觀其自請假王可見靖讀書曉禮義識得眞主確有欛柄而中山王則亘古聖賢豪傑不可得而擬議讃歎也夷狄則粘罕伯顏亦可語此

詞林譚兵

兵家自有一種天才不分文武至詞林譚兵者前則吳中徐元玉有貞精悍 力工天文毎言將星在吳深自負不知韓襄毅雍已出世矣謂紫微垣星皆動力主遷都以此蒙詬要之土木之陷黨已應之此際所謂毫釐千里固未易辨也然元玉自奇才若委以軍旅之任必能破虜立功惜相左僅一見于治河且有金齒之謫則命限之也嘉靖中王允寧維楨譚之班班時無能用者 讀文集想其氣象要自不凡他如王恂以修撰改大理丞撫貴州楊鼎以編修兼御史同元玉募兵其方略必自可觀嘉靖庚戌趙文肅貞吉以諭德兼御史賫五萬金勞行營督戰既還杖謫詞林皆奪氣爭附麗工青詞求入直無敢言兵者惟近日或練兵咸本兵崛起詹翰中為衆所仗大足吐氣矣

塘報

今軍情緊急走報者 國初有刻期百戶所後改曰塘報塘報之取義未解所謂其說亦不著門馬

滕藝花記云凡花之蚕放者曰堂花堂一曰塘其取之此與

三軍

三軍者壯男爲一軍壯女爲一軍男女之老弱者爲一軍壯男待戰壯女負壘發梁輟屋給從使令無得以助攻備老弱牧牛馬供爨此商鞅之論乃若春秋之三軍殆不如此蓋皆堪戰而以大臣互出入分將者

士戲

楚成得臣與晉文公遇曰請與君之士戲戲者兵也三軍之號所云戲下是也若曰以兵相見云耳林堯叟謂得臣輕用民命使解作戲弄之戲學者習而不察以為實然夫得臣亦英雄豈有此失真千古不白之冤更令左丘明扼腕無以謝得臣杜征南獨不下一字已得其解矣

敗將弛法

自古敗軍之將必服上刑遼金稍弛其法即國隨之矣哉 朝丘國公敗死革爵徙其家于嶺外自

後遣將多以文臣督之卽邊鎮以贊理為名而事皆歸其掌握故大將亦不敢力戰深入卽敗亦有分責不獨得坐一人矣

射禮三不入

射禮敗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得入敗亡之恥莫甚焉不入固宜為人後者亦如之何故馮文所云賤夫妄為者也然則宜為後者當入矣蓋射本觀德德以孝為先旣為人後則本生父毋不得執三年喪人子之心何安而敢上觀德之場乎先王蓋以敎孝也由是觀之為人後者當列不幸之科矣馮又曰非大宗非賢非德而後之皆曰妄棄其親而親人為利幾于夷虜禽獸吁何至若是甚乎其不妄者豈無十之四五乎或者馮公有感之言不可為據

兵器

旗有五等曰高招　曰角旗　曰門旗
曰督戰麾旗　曰隊旗

纛有二等曰牙纛　曰望纛

盔有二等曰明盔　曰襯盔
牌有四等曰挨牌　曰圓牌　曰藤牌　曰皮牌
斧有四等曰鉞斧　曰鑾斧　曰鐵鞭　曰鐵簡
刀有五等曰腰刀　曰斬馬刀　曰捍刀
曰眉刀　曰鉤刀
鎗有十等曰長鎗　曰線鎗　曰乂鎗　曰看鎗
曰蛇鎗　曰神鎗　曰飛鎗　曰火鎗
曰戟鎗　曰拒馬鎗
有五等曰重　曰臥　曰蒜頭　曰骨朶
曰
棍有五等曰雙頭　曰悶棍　曰脚棍　曰標鈎
曰狼頭棒
弓有二等曰馬　曰步
弩有三等曰手子　曰諸葛　曰便弩
石有二等曰飛　曰藺
砲雖名十一等近益增多矣
武藝十八事一弓二弩三鎗四刀五劔六矛七盾
八斧九鉞十戟十一鞭十二簡十三撾十四殳十

五又十六爬頭十七綿繩套索十八白打
白打即手搏之戲唐莊宗用之賭郡張敬兒仗以
立功俗謂之打拳蘇州人曰打手能拉人骨至死
死之速遲全在手法可以日月計兼亦用棍棍徒
之說殆取諸此

左都督馬芳少為繼母所虐走出遇虜掠去從俺
答飼馬雖小輒能騰躍控御無敢踶嚙又挽弱木
為弓矢每發命中後亡歸隸周太傅尚文幕下充
騎隊虜至通州以三百人橫貫其陣分為二虜大
驚引去累立功至極品蓋嘉靖一名將也黃酋
嘗請與公約日手搏許之為壇塞上方廣五百步
各携虎士百人去弓箭兵器散手單帢立壇側公
結束登壇威容若神交手壁立意氣閒暇黃酋望
見震懼不敢上抽匏矢三發而去虜皆退走由此
奪氣不敢窺塞者數年公猿臂壯偉走及奔馬太
傅短小精悍坐而竦身兩足跨坐屋梁以為常乃
議者謂太傅武藝雖非所長練兵亦有可取蓋阿
分宜之指欲彈治而北方正賴其力又恐搖動軍

心生他變也至馬公雖始終無異議而末年以卿
吉納降為非是坐奪職夫武人言戰是本等事乃
以此課去留何耶如此人物若使文臣知兵有方
略者督之捍奴虜如秋風掃落葉可以一空而動
多牽制不盡用可恨
刀兩刃者曰拍刀起于隋閻陵
火器
火器起于周官有矢枉矢緊矢利火射柱矢之屬
以變星名能飛且有光也春秋焚咸丘焚者樵之
也晉中軍曳柴焚之也魯取齊攻廩丘之郛主人
焚衝焚戰車也楚奔燧象齊縱火牛孫子五火之
變此其最著水戰之火起于赤壁東葦灌脂用以
濟舟艤唐以來火箭射梯巨礮飛石宋曾公亮編
武經有虎蹲旋風之砲蒺藜霹靂之毬
國朝火車火傘大二三將軍等銃四眼雙頭九龍三
出鐵棒石榴等器最利者為佛郎機鳥嘴近又增
火箭火磚而用無可加矣此外則猛火油最烈今
未之聞或云出高麗東數千里日初出處烘石所

融之液化物遇之即化爲火唯眞琉璃器可貯
陸戰用火莫著于陸遜枋歸之役水戰用火自赤
壁外莫著于我 太祖鄱陽之役然皆草木葦荻
之類束而灌脂又趂風勢雖間以銃砲未聞全用
火藥火器也惟建文東昌之戰燕軍爲火器所棄
死者萬餘人味一棄字則戰酣而用非全恃以決
勝也 文皇因之有神機銃砲之屬其製始盛五
軍鐵騎恃之益彊能逐虜數千里外至 宣皇喜
峰口外之戰先以兩翼飛矢虜不能支而後以此
棄之則用之次第可見自後兵不習戰專倚之爲
護身符敵佯挑戰誘我或驅所擄掠我中國人先
嘗我火器疊發敵疊爲進退藥盡敵衝而前全軍
潰散甚有不見敵而發火敵至不及發而先走者
則火器誤之也

火藥重在提硝潔淨硝有上中下三等上等百斤
提至九十斤次者提至八十斤下者七十斤必鹹
穢去盡舂擣極細試然鐵上著火無滓方妙大銃
藥乾結成塊經年不碎雖久冒霧雨放之雄烈遠

去百步入火箭火龍火磚諸器之内雖二三年可用則提之至淨故也不者雖藏之極密吐濕盡廢無用矣

陣法戰法

劉錡王德禦金人于柘臯用萬人持斧如墻而進此陣法之最整者葛榮衆號百萬爾朱榮以八千騎討之分騎為數處處不過數百人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臨戰不聽斬首以棒棒之而已大破擒之此戰法之最神者然必慣戰久用精兵指揮如意方可語此近年撫臣有以萬人持刀演為雪花陣又有以萬人持棍演為一字陣真同兒戲吾友莊復我督糧莊浪毎稱西兵驍勇云百數人遇虜殺盡不肯退用兵者有此站立脚跟方可言陣言戰而喫緊尤在選將將如何選那得有宗汝霖一隻具眼抜出岳鵬擧只千練兵見之看其人骨格堅勁意思深沉木吶有志尚者付以二三百人練成一隊卒而試之果能站定不擾亂益以千人又儘其力量加至三千人便是一枝上好戰兵能

加至萬人卽大將所向無前更得文臣知兵者與之共事而所謂監察廵視者各寛其文法公其舉劾何施不可

步騎射

古人之射穿楊命中今天下之大豈無其人而省直武舉騎四矢以上步射二矢以上卽為中式聞射騎在十步之内卽步射靶子亦不過六十二步苟有妙手與平日習慣中之亦非難事而從來騎未見有中至六七矢步未有四五矢者至十發十中想二三百年中無一人矣何古今人之不相及至此

僧彗開弓

開勁弓者古多有之左右射者亦有之惟董僧慧能反手于背開五斛弓此自來所無僧慧丹陽人慷慨好讀書在南齊事晉安王子懋子懋舉兵不克死僧慧葬之悲慟而卒眞可謂義勇士矣

紙鎧綿甲

紙鎧起于唐宣宗時河中節度使徐商劈紙為之

勁矢不能入商有功五世孫也官至平章事太子太保子彥若官亦如之有功仁恕之報也

綿甲以綿花七斤用布縫如夾襖兩臂過肩五寸下長掩膝麤線逐行橫直縫緊入水浸透取起鋪地用脚踹實以不胖脹為度曬乾收用見雨不重巖顯不爛鳥銃不能大傷紙甲用無性極柔之紙加工鎚軟疊厚三寸方寸四釘如遇水雨浸濕銃箭難透

甲冑密法

元太宗攻金懷孟人李威從軍患世之甲冑不堅得其婦兄杜坤密法創蹄筋翎根別為之太宗親射不能入寵以金符威每戰先登不避矢石帝勞之曰汝縱不自愛獨不為甲冑借乎謂諸將曰能捍蔽爾為國家立功名者威之甲也

廷杖

廷杖始于唐玄宗時御史蔣挺決杖朝堂張廷珪執奏謂御史可殺不可辰人服其知體然本之又起于隋文帝本記稱殿庭撻人此其徵也其後北

魏金元皆用之蓋以夷狄效中國而其本俗止有
斬殺原無此法
成化以前凡廷杖者不去衣用厚綿底衣重氊疊
帊示辱而已然猶臥床數月而得愈正德初年後
逆瑾用事惡廷臣始去衣遂有杖死者又成弘間
下詔獄惟叛逆妖言强盜好生打着問喇虎殺人
打着問其餘常犯送錦衣鎮撫司問轉法司擬罪
中間情重始有來說之旨正德以後一槩打問無
復低昂矣

廷杖者俱豫知狀或自分疏入必不免得多服
節畨以待然間有死者惟瘳恭敏莊諫 上皇
久畱中不報矣以毋憂領勘合入見 景皇想
舊事大怒命錦衣衛着實打八十送吏部貶驛丞
此而不死眞天祐也余同年有為刑官者曰凡弃
然與杖即十下亦可死有意待杖到百亦難斃蓋
心血不上冲故也然刑人者亦可念已

族刑

戰國而後有三族五族九族之刑 國朝乃十族

鄒陽則謂荊軻湛七族不知如何算帳

木丸塞口

刑人者以木丸塞口始于武曌殺郝象賢象賢處俊之孫曌銜怨因事誅之臨刑極罵用此法令離磔其屍斲夷祖父棺塚人生不幸遇大難度不可脫只默默以死何至憤極以自取酷烈且累及先人骸骨耶讀方正學傳尤令人酸感

申文鬼殺

凡獄囚往往為仇家賂獄吏或承上官風旨謬以疾申不數日輒報死實殺之也成化弘治間曹子文為司獄吏主書寫申狀多矣一日與衆坐獄舍忽旋風從外來文色變神亂張目若對語曰某人某所命某人某所使非我罪也隨語隨困殆舁歸家語不絕卒時謂衆鬼殺之也里中人親見皆能言之

伏氣

魏宏字損之寶元中進士岳州司理参軍嘗鞫獄有囚閉口不食莫能詰宏乃引囚問曰吾以一物

塞若鼻能久不食乎因懼遂承伏或問故宏曰彼必善伏氣若塞鼻則氣結死矣

革鞭夾錢

洪武末年湘陰縣丞劉英以生革為鞭長三尺中夾銅錢撻人至皮肉皆裂嘗出行以巡檢未即迎怒而撻其妻幾死 上聞曰刑者不得已而用之故聖人常加欽恤惟恐濫及無辜英一縣丞耳酷虐乃至於此獨不聞劉寛蒲鞭之事哉且律載刑具明有定制乃棄不用而殘賊如是是廢吾法也難論常律逮至戮于市

刑人而笑

寧國諸生周世祿有僕逃孝豐抵罪當贖金械送本縣縣令欲斃之獄周代償而舍之其子希且舉進士為莆司理公訓之無深文無逞刑古者怒而刑人今或笑而刑人怒則仇矣笑則樂仇之已其又可樂乎余儘見有刑人而笑者不獨有司此言眞刺骨可痛

鸜鵒墮地

陸綸字理之號南洋歸安人為雲南太守一日之野有鸜鵒向前哀鳴勿墮地則赫然死人也就而視之已復為鸜鵒呼老嫗問故家先殺人瘞尸鸜鵒籠下掘之如生亟召其子孫畀以殺人者回境頌若神明

神斷

伍典為柳州太守州民鍾鈕其叔自他所貽書鈕携囊金市產鈕墮其計至中途叔與彭賊撲殺鈕乃携其囊金去不可蹤跡妻訟之官且禱于神謂事必下公始得決已而南寧道果以屬公撤至公得鈕妻所上叔所貽書方思為之計神忽見夢公因策夢中語謂事常起于僧人因于府治白石山結僧堂一區令方僧至者牽舍其中各寫經凡幾已而得一僧所寫經字與鍾妻所上書適類又因詰其祝髮歲月正與殺鈕時合乃令鍾妻遣僕覘之衆僧中果一人如鈕叔指以示即公頃所詰問僧也杖之吐實遂伏辜

陳琰字公信江都人貢生嘗按雲南每出入則凝

顧院東民家煙樓人莫知其故一日召其家長閉
諸後堂復遣人詣其家文書匣櫝閱有江西販客
路引乃呼家長出訊曰汝于竈所謀害江西客人
某因取其貨汝罪當死即伏辜蓋屍座竈下出入
見煙樓中若有人手招以訴者衆驚以為神後轉
陝西布政

余一龍婺源人為江山令妻戴以刲股療姑卒繼
李入署合卺夕慮有竊聞者潛出則邏卒醉獄戶
啓重囚將逸悉捕獲之郊行見婦哭夫於墓而不
哀有男子從旁問若與彼何親曰婦夫友也廉其
隣里婦故淫夫暴死家無朞功親收婦繫獄陰語
獄卒來視婦者告我前男子頻致其私獄卒以告
執訊之吐實邑稱神明

咸寧長垣人舉人知雎州有殺人北城者街卒射
聲尋逐不得來白盜察中有無良數輩忽馳騎逐
之一人臥磚下有血刀詰之以屠彘對笑曰屠彘
何避人為而負刀以臥北城之事汝實為之出不
意語塞服辜

顧承顯臨淮人太保尚書佐之孫為虞城令鄉民祝如川者頗居積一夕室有槀尸而喪其元家人恟恟懼不測馳往熟視笑曰是不類生人手刃者殆讐之為挾睚眦而思覆其巢奴輩利汝財耳命徧索諸野得新阡有遺首焉携至脗合跡其人得之立承曰公天神也

增官壽

彰德部中有大盜發覺株連士族數百家葛端肅守禮為司理讞鞫盡釋之後晉為郎病甚夢帝謂曰以彰德獄事增壽三紀後年七十四官太子少保左都卒為郎時正年四十其數果符然則公不但增紀且增郎秩至八座矣

年少編發

兩廣擒賊率多斬首年少者亦斃于獄嘉靖三十二年總督應檟題請韋扶道等皆年二十以下積惡未深乞編發湖江浙為軍兵書聶貞襄公覆允活人陰德大矣遠矣

非法用刑

南齊時孔琇之爲吳令有十歲小児偷刈隣家稻一束付獄案罪或諫之琇之曰小便為盗長大何所不為遂致於辟又有吉翰為徐州刺史有死罪囚典籤意欲活之因翰八關齋呈事省訖語令且去明日更呈明旦典籤不敢復入呼之取昨呈來謂曰卿意欲宥此囚昨於齋中見其事亦欲活之但罪重不可全貸既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因命左右收典籤付獄殺之原此囚生命此皆出理法之外亂世之政不可為訓乃吉翰收入循吏傳而史贊琇之良素在風不践無義之地何居十歲必無拷罪之理典籤即受賄欲活死囚進邪説何至於殺既可殺囚無活理此時君臣任意誅賞讀書有名稱者尚然況武夫悍將哉大約惟勢家強宗任意恣行無敢犯而格者生人之酷寧獨編民卒伍為然可哀也已

門客義男

樊舉人者壽寧侯門下客也侯貴振天下樊負勢結動戚貴臣一切奏狀皆出其手然駕空亾事實

為怨家所發事下刑部刑部郎中韓紹宗具知詰主奏以實對曰樊舉人爲此于是攝樊舉人是時樊匿壽寧侯所甚深乃百計出之下獄數日韓一旦出門見地上一卷書取視則備書樊舉人衆狀宜必置之死不死不可韓笑曰此樊舉人所自為書也詰之果服同僚咸謂此畏笞誣服耳何乃自為此韓呼樊舉人出使背誦其書背誦不訛一字同僚驚問曰何乃自為此對曰韓公者非可搖動以勢蘄生則必死今言死者左計也幾死哉耳郎中曰不然若衆不至死于是發虚遽壽寧侯雖心惡之然無如之何又朝審囚徒中有亂義男婦者坐死冢宰三原王公疑其太重以問主者不能對韓前對曰義男犯其主與子犯其父同科有之乎冢宰曰然韓曰固也然則亂義男婦者獨奈何弗死也冢宰雅知公乃愈益重之後官副使歸苑洛先生之父也

神示扼吭

馬應祥為歙縣知縣郡有殺人者久不可得乃以

付公先期齋戒禱越國汪公祠下曰神許我得其情則雨是夜果雨翌日啓死者棺事中諸人羅跪乃一鼠自棺出鑽跪者一人衣底尋忽不見公念曰此神示也乃指其人曰殺人者汝其人色動推究果服又郊外殺一人未絕公命移之縣大門内許人縱觀之乃一人嗟歎其側者久之因扼其吭遂絶是時公已敎隷卒覘擧措矣覘者以告遂執而抵于法蓋殺人利其財不絶恐或出語故復來扼吭耳於是縣中稱神明

雪冤解獄

保定御史欒尚岳家居寢疾微得其奴妾姦狀與婦議欲撲殺之妾聞告奴奴厚賄一屠夜入殺御史夫婦而密灑血宿仇趙某之門及所經道上已乃佯驚大呼集衆跡之以血爲據欒無子奴妾即訐趙坐大辟趙不服亟訴覆鞫時青陽章時鸞爲守一見疑之密詢奴所最厚者何人知爲屠也擒屠毋詢之立得實盡伏辜而御史之冤雪趙氏之獄解

馮小二

衡陽有少婦秦氏孀居有姿色姑欲嫁之不聽隣少年馮小二欲挑之以姑在不得間因計毒其姑佯爲助喪求與婦合婦大怒飛石中之因訐婦有所私為姑所禁置酖焉陷于辟有管思易者鄞人以恤刑至疑之夜夢老婦牽一馬泣訴曰馬實殺我非婦也徧求馬姓者不得視鄰右尺牘有馮小二忽悟曰是矣遂呼詢之立承婦遂得釋管後與尚書晏中爭獄不勝憤而卒

同宗二獄

豊城雷煥九者盗引為窩法當死以冤走匿陶諧為僉事曰第無恐果冤吾爲爾辯之煥九出公以雜諸隸中使羣盗認之不識明日復鞫之門外跋而矚者執以入盗叩頭曰渠實賄我建昌獄中使誣煥九煥九曰是同宗而有讐不意其為此也立出煥九罪又同宗有二商自遠歸其一商過舊館止食竟不歸其家以先歸有謀訟之公推案館人不服見館所畜鸚鵡能言使持刀詰之鸚鵡言積

灰處啓灰得屍事遂白咸以為神

斷朱英

尚書才寬為西安府太守有治才過客失金千店急白寬寬仰見飛鷹又有蜘蛛墜案曰店中必有朱姓名英者為盜執之果得金民皆神之謠曰才寬斷朱英

鳴咽聲

鄒平王之士為河間守民婦趙年二十六無故死訟于官王手其牒心動如聞有鳴咽聲廉之則姑與少年通因逼趙不從斷指自誓窘之百方益罵不從姑與少年擊之死獄具稱神明

支解不孝子

唐剛保定府新城縣人告其子鉞不孝縣吳瑗令屠者支解鉞而燔之事聞以專殺慘虐瑗永遠充軍 嘉靖十九年事

二王事得罪

正德十三年下刑部主事鄭懋德林桂於錦衣衛獄初刑部獄卒例有供食後移為公使費而以囚

糧之贏者給之其弊已久會錦衣衛千戶王注與朱寧有連挾寧勢縱恣有瞽者善歌出入注家瞽者之兄與人鬭不勝注為執鬭者縛掠之尋死其家訟於刑部攝注就理寧庇之不發尚書張子麟郎中林文纘知其故置不問員外郎劉秉鑑代文纘署事再攝注又不發秉鑑即據衆證成獄注聞而懼求救于寧曰我親戚誰不知乃待我言陰諷東厰發盜用囚糧事時懋德桂相繼捉牢遂收繫獄且言諸堂官皆利其贏餘請窮治於是三法司史皆信之獨按察司疑均仁等稱冤傷已重而無贓其事必誣令府縣重鞫死于獄者又十七人存者徐細仔等三人令人訐之新巡按御史熊翀翀奏其事　上以鳳等挾仇聚衆誣害一家人命命刑部郎中奚昊錦衣千戶潘旺往會鎮巡覈勘得實鳳等及俊坐凌遲死仍籍俊家從者俱斬并責問守巡等官境內有大獄久不究理令具聞處治後俊死于獄磔屍于市

寢大獄

李健齋名茂功文定公第四子也為興化守少年羣不逞詢而過市市人或目之曰將曰虎曰地煞邑令喜事博名高知非公所欲也私告變臺使者黨數百人有異謀下令捕繫具獄臺使者檄公覆案公嘻曰屠沽兒醉飽得過惡足與治乎為戍一人城旦舂三人餘杖而釋之郡人大安同時吾兄汝器守建寧亦有此事活數百人既歸即生二子人謂有天道云

鬼撓搏頦

神宗四十年南京御史王萬祚嚴州府人巡江至蘇州治豪家僕衆翕然歸之常熟有女巫妖淫惑衆士人擒以獻其罪甚確王覽牒忽大怒坐誣與杖各數十衆出不意又暑月斃者十餘人巫叩謝去王得意甚回京忽羣鬼撓之搏頦呼曰這是我不是這是我不是流血立死

雪白

諺曰雪白百姓謂人身上無一點瑕纇也此二字即美玉不能免惟雪無之故以為言然古不云乎

一家之中大者可誅小者可殺此又何也百姓中
豈無隱過豈無無心之過以雪白二字概之不可
舍二字而苛求不可余所歷府縣正官甚多有一
最快事錄于後
里中有某者父子濟惡道路以目即官族方盛無
如之何有謝氏子家可千金少孤而佚誘之賭博
其祖尚在老矣且懦甚屢往尋歸歸而復去蓋某
別有誘之之術落其度中心已蕩不可制也歷兩
年其善田宅悉勒契質于大家矣謝它大憤欲告

于官某聞之笑曰此所蜻蜓搖石柱者余叔父謝
老之壻也來就謀艮之亦數數勸止即余亦以為
非敵時縣主為楊楚璞應聘懷遠人癸未進士有
彊幹聲謝老奮曰楊公好官即死且走一遭狀入
不省謝老大窘曰當死又何言衆揶揄尤不可忍
蹌踉而歸次日某方緩步街市將尋謝老所在搤
之尾而譁者數百人忽捕者至衆失色猶傲然挈
其子以往既至楊不與語某微覘氣色曰顧同類
日事敗矣楊治它文書畢喝與大杖三十其子求

代并杖下獄而召謝老嶼諭令歸侯畏畢待理蓋不啻家人父子云衆聞之皆大驚呼楊青天蓋其[illegible]人縱惡久楊已刺知待時而發後竟伏辠里中清泰者可十餘年此後陳筠塘太守尤快尤多然以

而楊之威德亦竟無人明之者湯錄